

《武汉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武汉人》

13位ISBN编号：9787305097461

10位ISBN编号：7305097462

出版时间：2012-7-30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方方

页数：30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武汉人》

内容概要

《武汉人》是著名作家方方所写的与武汉有关的随笔集，共收入37篇文章，大致可分为历史篇、环境篇、风土人情篇和少年记忆篇。内容涉及对武汉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城市规划、城市性格等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事件等，武汉的地理环境，武汉的大学，武汉的天气、别具特色的风土人情，武汉人的方言、吃喝玩乐，以及生活在武汉五十多年的作者方方与武汉的故事等。

类似于叶兆言之于南京，方方是武汉作家中写武汉这个城市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从小生活在武汉，对武汉的历史人文有着独特的观察和体悟。本书文笔从容，叙述简洁，且收放自如，增添了不少阅读的乐趣。

我是分割线

我是分割线

武汉地处内陆深处，洋风一路吹刮到此，已是强弩之末。所以武汉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本乡本土的味道，它和弥漫在市井的商业俗气混杂在一起，便格外给人一种土俗土俗的感觉。但幸亏有了长江。是长江使这座城市充满了一股天然的雄浑大气。这股大气，或多或少冲淡了武汉的土俗，它甚至使得生长于此的武汉人也充满阳刚。他们豪放而直爽，说话高声武气，颇有北方人的气韵。

——《行云流水的武汉》

封底文字：

如果说武汉是一颗珠子，长江便如串珠之绳，从武汉穿心而过。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在武汉中心地带的龟山脚下与长江汇合。这两条江水将武汉的地面切割成为三个大镇：汉口、武昌、汉阳。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的。

——《武汉这个地方》

万般无奈的武汉人，只好冷时比北方冷，热时比南方热。为此，武汉人的性格便也呈南北兼容之状：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换一种词汇，也可谓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大热大冷的生存环境，自是让人的性格亦大起大落，所以武汉人易暴易怒，但也易解积怨，不计前嫌。正所谓来得快去得快。

——《武汉人的性格》

《武汉人》

作者简介

方方，1955年生于南京，长期居于武汉。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中篇小说《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桃花灿烂》、《奔跑的火光》，随笔集《到庐山看老别墅》、《汉口的沧桑往事》等。多部小说被译为英、法、日、意、葡、韩、西班牙等文字在国外出版。代表作《风景》、《琴断口》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其他作品亦多次获得国内各类重要奖项。

书籍目录

武汉这个地方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楼与传说
红楼前的革命
江北的桅杆
西风烈
汉口第一路
汉上花园
跑马溜溜的汉口
都市的乐园
滨湖的大学
在武汉过夏天
玩水
当街夜风景
戏与戏迷
水的故事
书香武汉
六渡桥的铜人像
关于桥
高头和底下
城里的山水
没有耐性
在汉口和武昌跳来跳去
武汉人说话
方言武汉
武汉人的性格
武汉人过早
武汉人的菜桌
热干面的传说及其他
去汉口吃粉
德国太婆玛尔塔和法力
无边的网
汉口人是不是从骨子里
追求物质的东西
少年往事
汉口消失的游戏
行云流水的武汉
我的小说与我生活的城市(代跋)

武汉这个地方 武汉这个地方一直被人们称做“江城”。它之所以有着如此的称呼，自然是因为它坐落在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之滨的缘故。其实将武汉称做“湖城”也是不错的。它是“千湖之省”湖北省的首府，环绕着它的湖泊至少也有一个百个左右。这些湖泊便如明珠或玉佩披挂在武汉的身上，有风吹过时，你说不定会听到它满身叮当作响的声音。久居的老人们能听得出，那是江之涛和湖之浪因风的撩拨而发出的回应。往更老一点的年代追溯，武汉隶属楚国，故而武汉人也喜欢把自己居住的这片天地称为“楚天楚地”。武汉话的“楚”字和“丑”字是同一个音，所以当武汉人堂堂正正地说“我是楚人”时，让外人听到的往往是“我是丑人”。但武汉人对此毫不在乎。武汉人是崇拜楚人的。因为楚人尚武且又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浪漫和任性，深合武汉人意。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了武汉人身上拥有楚人的遗传因子，才使得他们以自己为楚人而自豪。自有大都市的概念以来，武汉一直都是中国一个很有名气的城市。我算了一下，它的知名度恐怕仅次于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天津、广州六城。前三城因曾为国都而文化意味深长，后三城因临近大海而经济相对发达。武汉既未成国都，又不靠在海边，仅仅是濒临长江中游的一座城市，地处内陆，所在的湖北省几乎不同任何一个边境省搭界，其名声落在前六名之外也是很自然、很无奈的了。与边境省份城市比，武汉离外国看来是远了一点。但一个人过日子的时间主要是耗在自己的地盘上，所以武汉人对此倒也满不在乎。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武汉能守着一个“中土”也相当不错。武汉的通道能像放射线一样按东南西北的方向射向全国各地，画在鸡形的白纸上，就有点儿像太阳放射光芒的样子。而武汉就是那个太阳，不像上海，光芒只能放一半，另外的一半被它东边的茫茫大海给吞没掉了；也不像北京，往北和往东的射线太短，使人多少生出缺憾之感。武汉人便常说，当年毛主席原是想把国都定在武汉的，只可惜一帮北方人说武汉太热，不去不去。毛主席不怕热，却为了团结北方人只好把武汉这么个天生当国都的好地方浪费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在珍宝岛跟苏联人打仗时，武汉到处都有人说：首都定在武汉有几好？不管它苏联从哪个方向打过来，毛主席都不消着急，前面有两个省在顶着哩。而在北京，一不小心，就打到张家口，毛主席的家就成了前线。那还得了？相传那段时期，武汉好多人都要上书劝毛主席把国都改到武汉来。——这是说笑。实话实说的是，居于中国中心的武汉的确在交通上有着极大的便利。武汉人出门，没有什么强烈的遥远感。无论去到哪里，远近距离相差并不很大。不像上海人，一说到新疆，干粮都得备它半个月——当然是指飞机不通的时候。武汉人在新疆已经逛了个来回，上海人说不定还在路上。这是武汉人最能得意的一点。因为这个，武汉也就有了“九省通衢”之称。曾经一度有人将武汉（主要指汉口）称做“东方芝加哥”，谓其繁华、进步颇似美国的芝加哥，但后来这个称呼逐渐消失。现在武汉人还想重温它的“东方芝加哥”之梦，只是叫了几次没什么人响应，也就没有叫开来。我没去过芝加哥，不知武汉与芝加哥的同异何在，只觉得“东方芝加哥”没有叫成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么一叫，你武汉再怎么强也只是老二，前面还有一个“哥”。且不如有一天你武汉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市，堂堂地叫做东方大武汉不更好？如果说武汉是一颗珠子，长江便如串珠之绳，从武汉穿心而过。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在武汉中心地带的龟山脚下与长江汇合。这两条江水将武汉的地面切割成三个大镇：汉口、武昌、汉阳。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的。倘有人问路，武汉人的问答多半都是“高头”或是“底下”，即“往上走”或“往下走”的意思。“高”和“上”，便是指长江上游方向，“底”和“下”则是指下游方向。因此，江水对武汉人的影响深刻到了骨髓，即便是人们随意的一指，也无不透着水流的意味。曾经一度，武汉三镇明显地将汉口作为商业区，将武昌作为文化区，将汉阳作为工业区，以此来体现三镇不同的特色。最热闹繁华的地带几乎全都在江北的汉口。江汉路、六渡桥，以及遐迩闻名的汉正街全都集中于斯。记得以前武昌人和汉阳人想要给家里买点东西都得搭车乘船地往汉口跑，直到现在，武昌和汉阳的商业已经很是发达了，可人们仍然摆脱不了汉口的东西又好又便宜的成见，依然喜欢到江北岸购物。……

《武汉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武汉地处内陆深处，洋风一路吹刮到此，已是强弩之末。所以武汉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本乡本土的味道，它和弥漫在市井的商业俗气混杂在一起，便格外给人一种土俗土俗的感觉。但幸亏有了长江。是长江使这座城市充满了一股天然的雄浑大气。这股大气，或多或少冲淡了武汉的土俗，它甚至使得生长于此的武汉人也充满阳刚。他们豪放而直爽，说话高声武气，颇有北方人的气韵。——《行云流水的武汉》

如果说武汉是一颗珠子，长江便如串珠之绳，从武汉穿心而过。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在武汉中心地带的龟山脚下与长江汇合。这两条江水将武汉的地面切割成为三个大镇：汉口、武昌、汉阳。三大镇皆临江而立，随江流而曲折。因为这个缘故，武汉人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的。

——《武汉这个地方》 万般无奈的武汉人，只好冷时比北方冷，热时比南方热。为此，武汉人的性格便也呈南北兼容之状：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换一种词汇，也可谓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大热大冷的生存环境，自是让人的性格亦大起大落，所以武汉人易暴易怒，但也易解积怨，不计前嫌。正所谓来得快去得快。——《武汉人的性格》

《武汉人》

精彩短评

1、小学的时候在舅舅的书架上翻到过一本池莉的《老武汉》，当时除开课本以外可以读得懂的书不多，这算是一本。小学爱好不多，常常把这本书当作读物朗读，用录音机磁带录下来，大段大段的描述现在都还能复述得下来。池莉说在讲老武汉以前，首先要问一句：“老武汉，你从哪里来？”到了大学身边汇聚南北东西的同学，大家互报家门之后总会问一句“你是哪里的？”“我是武汉的。”接下来外地同学会继续问上一句“你是武汉哪里的？”几乎所有的武汉班子都会一愣，心说武汉就是武汉，什么时候有过武汉还分哪里的说法，也许口上不说，心里早已鄙视万遍“哪里来的外码，武汉就武汉，还武汉哪滴的。”忽然想提武汉人最自我的一面，听说北京人喜欢把除自己以外的都叫做“老百姓”，广东人把外乡人叫做“打工仔”，武汉人的自我情绪也是极盛的，除了武汉以外都爱叫他们“乡里人”。各位看官莫急莫躁，这个“乡里人”毫无恶意，只是这份武汉人的傲就喜欢这样。自古楚人不服周，武汉的“丑”（“楚”字汉音）人也是不服“佐”（“周”字化音）的。在一档武汉栏目《都市茶座》主题曲中有句话就是典型武汉人的写照“人好脾气犟，天热火气大”。前些时有人在微博喷武汉话，立马武汉人撸袖子抄脱鞋群起而攻之，翻出易中天谈武汉话的视频剪辑，更多的直接去那人微博留言各种汉骂。最体现火大的地方莫过于武汉的公交司机，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微博，说室友是外地人，每次都被武汉的司机吼、嫂子吼、拐子吼，觉得在武汉话面前任何普通话的反驳都无力。武汉室友就交外地室友一句武汉话，又气势又百搭，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三个字——“紧老子”。读过方方的《武汉人》有惊喜也有遗憾，历史由来、名人故事不是我想读武汉人的重点，科班写武汉略显小气，不酣畅。如果时间往前追溯一两个月，我还是不知道读完一篇关于故乡的文章之后应该有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自豪、骄傲那些感觉都太虚。幸运的是，就在两个月前在一篇杂志上正好看到过，一读到“九派江声吞北渚，两条山势锁南荒”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再往后看鼻梁都是酸的，这才是应有的感受。老武汉，你听说过，而我，见到过。我听过老人指路。那时候外婆住在陈怀民路，爸妈住在江汉路。妈妈说放学回家，我会带着童音问是回哪个家。他们说是“回底下”。长此以往，虽然我仍旧路痴，但是方向感却极强。这个高低是根据长江走势来的，江水自大桥流向二桥，所以靠二桥这边叫做“底下”，靠大桥那边就叫做“高头”了。慢慢的，老人不在了，周围说这个词的人也少了。外地人越来越多，问路人不明白，指路人也用得越来越少，于是武汉再也没有“高头”和“底下”了。我听过歆生路。方方在《武汉人》里提到刘歆生，现在问武汉人几乎无人知道，但是要放在几十年前的老汉口那是如雷贯耳。书看到这里，我真是猛一拍大腿，“老子晓得！”这个知道得很偶然，当时是江汉路步行街开街，邮局也发行了一批首日封，我屁颠屁颠去领了一堆，首日封背面写了江汉路的由来，正好说到地皮大王刘歆生的地盘。我踩过夏天的沥青路。到处都能见到沥青路有什么稀奇，稀奇的是武汉夏天的沥青路。铺好的沥青路在武汉的太阳下几乎都要化掉，塑料凉鞋踩下去几乎都能融为一体，一脚一个坑，味道刺鼻。那时候和玩伴就喜欢在中午十二点站在太阳下，让沥青粘着鞋底，看谁跑得快。傻游戏，旧年代，却最幸福。我玩过愤怒的长江水。之所以说是愤怒，大多因为去玩水的时候正好都赶上抗洪抢险。98年长江的水位一度淹到粤汉码头防洪纪念碑的最高一级台阶，全家扛着脚盆热烈奔赴现场指挥渡江。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横渡长江这种事轮不到我，老爸把家里最大号的脚盆扛出来，把我放在脚盆里坐稳，他兑水推着脚盆，我就划船式在江里走了一遭。后来慢慢长大，也试着抱着轮胎被绳子拉着在龙王庙一带暂且叫做横渡过长江。在龙王庙一带下水，水里还有许多蝌蚪大小的小鱼围着你咬，什么神秘高级鱼疗也不过如此吧。每年夏天全家人即便是在江里泡泡脚也一定要去，老人们常说泡了江水，夏天不长痱子虫不咬。我睡过露天的竹床，吃过爆炒的螺蛳，围观过武汉嫂子扯皮，踩过日租界的门槛，睡过英租界的绷子床，见证过小桃园、四季美、老通城从繁华到拆迁，目睹了盛极一时的扬子街一夜成砖，体验过最底层的保成路夜市，玩味过最原始的吉庆街。方方在代跋里说她的遗憾是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她没有在武汉的市井中里份生活过，而这些我代替她都感受过。我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之所以好，是因为她一去不返。现在的民众不“乐园”，乡音不地道，汉骂不够味，只剩夏天流汗最淋漓。接上池莉的问句：“老武汉，你到哪里去了？”

2、（1）一直很想去武汉这个地方看看，这本书作为去武汉前，对武汉的简单了解有一定的帮助。（2）鉴于作者一直在武汉长大，对武汉的整体的描述，按照历史的顺序有一定的逻辑连贯性，理解上通俗易懂。对于一些、现代人可能都不注意到历史建筑介绍的不错。（3）但是，内容的深刻度和文笔，个人认为：还是不到大家写作风范的深刻程度，有点松散的问题，还不能算是值得珍藏性的书籍。

《武汉人》

3、对于武汉这个地方有多了解我不敢说，大学期间在武汉邻近的城市去武汉的次数也不多，电影画面里的武汉既是陌生又是熟悉。仅仅感觉这座城，像是一个年迈的老人，还在做心脏搭桥手术，整个城市既是现代也破败，修建着地铁和高楼的路，大概使得所有中国的城市都相差无几，武汉还是有它自己味道，我以为。也许是因为毕业的缘故，才产生对武汉的情素。《浮沉迷事》《万箭穿心》都是这座城的故事。方方也是《万》的原小说作者。离开之后开始怀念，这该是这座城在我身上的印记吧，或许我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但在湖北的这段经历我以为是好的。尽管当初的我如何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

章节试读

1、《武汉人》的笔记-第18页

武汉发达的市民文化最突出的风格是一个“俗”字。武汉的文化缺少西安的厚重，缺少南京的雅致，也缺少北京的机警和智慧。

2、《武汉人》的笔记-第228页

歌词大约是这样的：我爱武汉的热干面，二两糖票一毛钱；四季美的汤包鲜又美，老通城豆皮美又鲜；王家的烧饼又大又圆，一口就咬掉一大边。啊——河南人爱虱子，湖南人爱辣椒，要问武汉人爱什么，我爱——武汉的热干面——”武汉人大约真是被历次逃荒的河南人吓怕了，赞美热干面也不忘揶揄一番。

3、《武汉人》的笔记-第46页

水塔依然像它以前那样傲然的站在那里。他的傲然不在以它的高度，而是以他所经历的岁月。它的面容也一年年苍老，而汉口却在它的眼皮底下日新月异。

4、《武汉人》的笔记-第76页

历史从来都只会用文字把这些表面上的繁华都描绘得如花似锦，却将那些血泪轻易的筛漏剔除的几无人知。

5、《武汉人》的笔记-第48页

人类要通过宗教给自己在尘世中业已奔波疲惫的心灵寻找一块憩息之地。

6、《武汉人》的笔记-第48页

几千年中，中国的宗教场地放眼望去皆庙宇。木鱼声声，青烟袅袅，佛音道曲，晨钟暮鼓。中国人对之习以为常，只当是自己生活周边的一个现象，多数人都处于信与不信之间。

7、《武汉人》的笔记-第30页

老话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事实上也是，武昌起义后由黎元洪出人湖北军政府都督显然是革命党人的一件最无可奈何的事，因为革命党所有的重要任务斯时斯刻都不在汉。而局势又必须有人出面来稳定，在这个关口上，黎元洪便被死拉活拽地人推到中国历史这个最重要的关口上，现在看来，他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可在当时，黎元洪自己却是万般不情愿。

10月10日，黎元洪闻知兵变讯息，起先还想效忠朝廷，前去镇压，后来发现情况不对，便也只要一逃了之。黎元洪藏到了他的手下刘文吉家中。……

8、《武汉人》的笔记-第18页

武汉一直是作为以商业为中心的都市而享有名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它从来没有成为过政治中心——除民国早期和抗战时期极短时间的以外。为此，武汉发达的市民文化最突出的的风格是—

个“俗”字。

武汉的文化缺少西安的厚重，缺少南京的雅致，也缺少北京的机警和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汉与上海、广州这样的商业都市都有些相似，但上海、广州属于海岸城市，那里的文化比较早地受到了外来影响，如果说同样都“俗”的话，上海、广州是一种“洋俗”，而武汉则是一种“土俗”。“洋俗”虽也俗，但因为有一股“洋”味，有一种物质发达的文明气息充斥其间，于是便容易被向往西方物质文明并认为西方文化也高出一头的许多知识阶层的人士所认同。而“土俗”既“俗”且又土，自是一向被认为上不了档次。

武汉的地方戏剧和曲艺为何总只是文化层次越低的人便是越喜欢呢？为何总是给人以上不了台面的感觉呢？说穿道白，便是因了它的“俗”。它固然带有民间健康的活力，但它却也总也没有摆脱市井文化中浓重的“俗气”。这种“俗气”对武汉文化的侵染的程度甚至蔓延到了武汉人的语言和说话的口气之中。

9、《武汉人》的笔记-第88页

曹祥泰的企业，便是由曹南山的小本生意，经由曹云阶的努力发展和曹琴萱的规模提升，一步一步形成极富中国特色的民族资本企业。

10、《武汉人》的笔记-第57页

看大教堂和看小教堂的感觉是全然不同的，前者让你在感觉压抑和紧张的同时又无端的生出崇拜，一些久远的精美绝伦的艺术会一起涌到你的眼前，让你赞叹让你激动万分；而后者多以平易近人的姿态出现，它朴素而纯净，每当心理生出无助感的时候，它就会悄然浮上你的心头，让你感到温暖感到亲切。

11、《武汉人》的笔记-第8页

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炼铁厂，为武汉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作出了最初的奠定；张之洞在武汉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九省通衢之城；张之洞在武汉开办了第一家兵工厂，“汉阳造”曾经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武器；张之洞在武汉大修堤防，使武汉有了今天这样的城市规模；张之洞在武汉大办教育，使得武昌的办学之分一时兴起。教育带动科技的发达，科技则给这座城市的发展提供莫大的动力。

12、《武汉人》的笔记-第16页

我觉得，最终使黄鹤楼称著天下且流芳百世的不是楼的本身，而是诗人崔颢，当然也还有李白。崔颢上了黄鹤楼，见长江苍茫东去，江岸烟树历历，顿生一种家园何在的乡愁，于是感慨万千。他写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这诗真是写得太好了，它让无数漂泊者读之涕淋如雨。

崔颢这一感慨不打紧，从此为黄鹤楼留下千古绝唱，以至大诗人李白到了黄鹤楼想要写诗抒发情怀，看了崔颢墙上题诗却不敢动笔，只好以认输的态度作了首打油诗。李白写道：“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么，崔颢题诗在上头。”李白是何等狂傲之人，他号称“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但却不敢在黄鹤楼跟崔颢叫阵比诗。他这么一当场认输，用当代的语言说，就等于是把黄鹤楼“炒”了一把。黄鹤楼被李白这么一炒，名气便凭添数倍。太白君傲娇了。

13、《武汉人》的笔记-第3页

因此，江水对武汉人的影响深刻到了骨髓，即便是人们随便的一指，也无不透着水流的意味。

《武汉人》

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

唐楼宁静致远，宋楼雄伟浑厚，元楼堂皇富丽，明楼明朗隽秀。清楼平淡有幽。 p18

14、《武汉人》的笔记-第30页

一句老话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不知道这话用在黎元洪身上是否合适。可是多少年来我看宣传文章，就一直有这么一种感觉。

《武汉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